



副刊編輯的白日夢

劉以鬯



現實世界是：

東半球的人這樣站

西半球的人這樣站

掀開夢簾，伸手捧月。月光從指縫間射出，很美。圍個花邊框，標題：『李白的希望』。

你在笑，眼睛眯成一條綫。你站在現實那一邊。

我與你隔着透明的門帘，情形有點像戲台，一邊出將；一邊入相，走出去，是夢境；走進來，是現實。我們常在夢與現實之間走來走去。

現在，我剛進入夢境。寫字枱前的一排玻璃窗，年前抹過一次，此刻粉末般的灰塵使窗外的景物有點模糊。維多利亞海峽裏有不少大船，也有不少小船。

你仍在笑，眼睛眯成一條縫。

——我討厭死氣沉沉的編輯部，我說。我喜歡到沒有日曆的夢境去尋找新奇。

我在夢裏疾步行走。滿版「六號」猶如一窗烟雨。「四號楷書」令人想起瑪哥芳婷的細腰。右邊有一行；左邊也有一行，像張龍；也像趙虎，緊緊夾住怒目而視的包黑頭。

我離你漸遠。

你仍在喊叫：

——回來罷。

我假裝沒有聽見。

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走上紫石街，經過武大門口，抬頭觀看，簾子低垂，看不見千嬌百媚的潘金蓮，正感詫異，鄆哥躡手躡足走來，低聲說：

西門慶與潘金蓮在王婆房內，房門緊閉着，像憤怒人的嘴。

以下的事情應該用「……」代替「下回分解」。

六分三的領域中，D·H·勞倫斯在放聲大笑；但是蘭陵笑笑生笑得更大聲。

這時，我還能聽到你的喚聲。我已進入另一個境界。喬哀思寫思想，不用標點。薩洛揚寫對白，不用引號。奧尼爾將 ABCD 堆成一座大森林，存心戲弄黑皮膚的瓊斯皇帝，使他迷失方向。……

忽然聽到一陣脚步聲。

定睛一瞧，原來一羣作家在照相機前原地踏步。

前面是海。

吳爾芙的浪潮沖不破冬烘的舊夢。湯瑪士·曼乘船渡海，沒有人察覺他把舵時的滿額汗珠。

我已聽不到你的喚聲，不知道你是否仍在遠處喚我。夢是無邊際的，一切都沒有規格。但是，用「七行大」^①標出林黛玉的感情，無異將制水時期的淡水傾倒在維多利亞海峽裏。用纖細的花粒裝飾李達的大斧，猶如夏天穿棉袍。

我在夢中奔走。

借用無聲的號角亂吹，必成「庸俗小說」嘲笑的對象。魔鬼多數愛戴彩印的面具，商品都有美麗的包裝。

鴛鴦仍在戲水。

蝴蝶仍在花叢飛舞。

將文字放在熱鍋裏，加一把鹽之後再加一把，可以成為廉價出售的貨品。

在夢中奔走不會感到疲勞。夢境並非仙境，遇到絆腳的荊棘，也會流汗流淚。

為甚麼？這是睜開眼睛做的夢。

白日夢也是夢，與閉着眼睛做的夢不同。它使你發笑。它使你流淚。它使你發笑時流淚。它使你流淚時發笑。

排字房的鈴聲大作，我從夢境回到現實。我走去俯視地板上的方洞，拉起破籃子，取出一張明天見報的大樣。^②



大樣是行程的標記。骯髒的油墨裏蘊藏着數不盡的躊躇與驅不散的憂悶。

我拿着大樣回座，好像一個剛做過劇烈運動的運動員，疲憊得連光彩奪目的東西也不願看。

我皺眉。

你笑。

——淺水灣頭縱有寂寥的小花搖曳於海風中，也要小心遮掩勇氣。且慢歡喜，你說。

抬頭遠望，九龍半島的燈火好像釘在黑絲絨上的珠片閃閃發亮。

現實世界是：

東半球的人看到月亮

制字匠學Y切新未空

(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改二十餘年前的舊作)

①大鉛字，佔七行地位。

②排字房拚版師傅將副刊拼好後，打給副刊編輯看的校樣。

